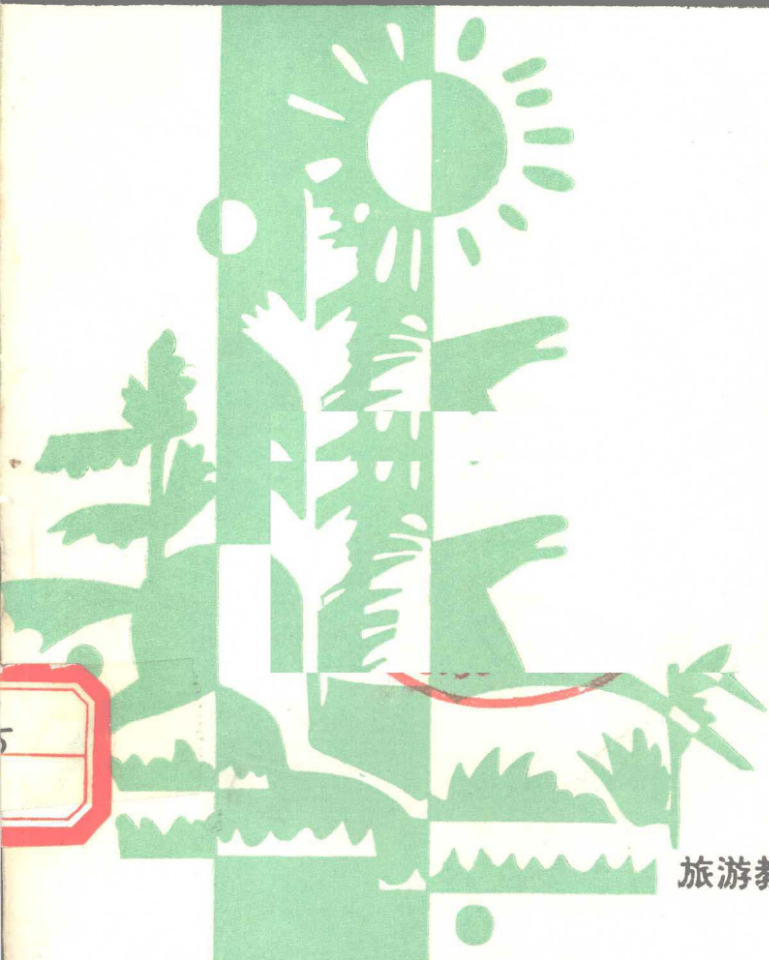


ZHONGXUESHENG ZUOWENXUAN

全国一等奖中学生作文选

2



旅游教育出版社

全国一等奖中学生作文选(二)

陶继新 编

旅 游 教 育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168号

全国一等奖中学生作文选(二)

陶继新 编著

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1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5.625印张 168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9,000

ISBN7-5357-0292-x/G·071

定价: 2.35元

目 录

这儿阳光灿烂·····	胡晓梦 (1)
小巷深处的绿意·····	辛晓岱 (3)
爱, 深藏在心底 ——一个中学生的自述·····	徐宇红 (5)
大塘, 我儿时的摇篮·····	郑 钟 (7)
草原行·····	何 凌 (9)
故乡的小河·····	殷召祥 (12)
热河泉·····	刘洪涛 (14)
蟹灯·····	王友良 (16)
照片·····	李倚天 (19)
难忘的童年·····	邓锦辉 (21)
阿倍仲麻吕纪念碑思絮·····	刘 茜 (24)
家乡的回忆·····	王俊明 (26)
野菜韵味·····	殷 华 (28)
啊, 矿山·····	李燕桦 (30)
绿的情思·····	梁水珍 (32)
离离原上草·····	杨同心 (35)
可爱的小天使·····	沈志瑾 (37)
游桐君山·····	孙 燕 (40)
渴求的泪·····	李振深 (41)
莲花峰顶·····	江正华 (43)

寂寞的山路·····	黄 晓 (45)
面对着祖国的地图·····	林 丹 (47)
我爱这个地方·····	胡 蝶 (49)
秋霞圃寻秋·····	张 咏 (50)
湖·····	郑 琪 (52)
我爱这个地方·····	魏 佳 (53)
小雪·····	杜玉荣 (55)
校园的早晨·····	刘爱国 (56)
塑像抒怀·····	李 讯 (57)
如果我有一支神笔·····	许 清 (59)
观鱼灯·····	李建芳 (61)
小塘春色·····	林红阳 (63)
家乡的春雪·····	王建勋 (65)
啊, 夏季的橡胶林·····	郑跃生 (66)
秋的联想·····	谭广旭 (68)
台风过后·····	梁惠珍 (70)
绿·白·····	杨 静 (71)
夏日, 飘忽的情绪·····	王 彤 (73)
我爱五星花·····	程 琳 (75)
啊, 沂蒙山的红高粱·····	孙全军 (76)
绿色, 和平的象征·····	周 凌 (78)
我站在立体交叉桥头·····	韩晓征 (80)
话说春天·····	黄 辉 (83)
颍河湾里的老梢公·····	王松涛 (85)
赞冬·····	兰天虹 (86)
星星赋·····	王士学 (88)
水·····	孟 波 (90)

绿.....	倪红焰 (92)
透过“窗口”看到的.....	杜丽丽 (94)
台湾竹.....	邢 义 (96)
华夏神州的土地上,有这样一粒沙.....	翁 燕 (98)
水.....	李林山 (100)
南疆,我心中的丰碑.....	张 欣 (102)
献给落叶的歌.....	张 桃 (105)
家乡,那淡绿色的黄花.....	葛英煜 (107)
年轻的心.....	徐恩秀 (109)
游灯.....	周 蓉 (112)
我漫步在天平山麓.....	顾 洁 (114)
山行漫笔.....	丁 筱 (116)
光明的使者.....	王益勤 (119)
书籍,带领我驶向广阔的海洋.....	沈海凝 (121)
我爱那银色的秋霜.....	王 欢 (123)
海上抒怀.....	张海珊 (124)
内蒙的春天.....	田 波 (127)
珍珠黄杨.....	蒋德忠 (130)
金樱子.....	张 扬 (131)
冬天的北京.....	肖 翔 (133)
我要做个好妈妈.....	何凤仙 (136)
恰同学少年.....	韩晓征 (138)
一封没有写完的信.....	吕 霄 (140)
大运河在沉思.....	巢明洁 (142)
忘不了,东方威尼斯.....	赵晓芳 (143)
光.....	王 琳 (145)
对“美”的思考	

——玫瑰·小脚·国旗·····	卫 泽 (147)
我眼中的圆明园废墟·····	顾音雷 (149)
我期待着·····	艾 平 (151)
尚未完成的“对话”·····	李倚天 (152)
想起了阿勒·邦巴德·····	纵 颖 (154)
小草与高山·····	李燕波 (156)
昨天·今天·明天·····	李 强 (158)
视野延向天边·····	张 彤 (159)
我要说·····	朱晓华 (162)
水·····	李文达 (164)
我的世界·····	陈艳琼 (166)
课外活动与我·····	杨永凯 (168)
人生五部曲·····	陈剑霞 (170)

这儿阳光灿烂

福建漳州一中高二 胡晓梦

真的，我尝过双喜临头的滋味，但是却叫人苦死啦。那是两年前的暑假的事了。

一天，天刚发亮，小娟就报喜来了。嗨！我考上省重点中学漳州一中啦！我那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就连爸妈也乐得牛奶烧焦了还闻不出味。

夕叫红似火，全家人正沉浸在喜悦之中，喜事又接踵而来了。哟，“嘎”地一声，一部乳黄色小轿车在楼下停了下来，车门一开，钻出个“香港客”，哟，那不是我干爹吗？顿时，楼上楼下骚动了起来，邻居们都挤进门来看热闹，嘿，真是乐死人！

我的干爹是爸爸大学时的好友，六〇年辍学到香港经商。我刚出生不久，干爹就从香港走来认我当干女儿，他可真疼我呐，不时捎这捎那，还经常回来看我。小学毕业那年，就说想把我带到香港去。那时因为我的年纪小，他又对我父母说，待到我初中毕业，那个年纪不大又不小，香港老板都会抢着要。这不，如今我初中毕业了，他果真来了。

夜晚草虫乱鸣，烦死了。我心头似压了块大石头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只是躺在床上傻想：多少回，我梦幻似地想象着能象邻居阿霜姐那样到香港去，每到过年，就回乡探亲，带着五光十色的港货，在沙发上神秘地向亲友同学讲述香港奇闻。嘿，多带劲！可如今，真的要去，要告别这里的一切。唉——，我恋着什么？说不清？

月光照在墙上一排镜框上，我久久凝视着。那里有我参加文艺演出的照片，有我参加作文、书法等比赛的奖状，一个个镜框镶着我多少美好的回忆，无限情思！望着那背着手风琴自拉自唱相片，我不禁回忆起小时候在市万人文艺晚会上表演的情景。那时我还小，背着一架手风琴走上台，还得报幕员阿姨在旁扶着呢。记得我边弹边唱《小松树》时，全场静得叫

我惊奇，一唱完，却“哗”地爆发出狂热的掌声，几次谢幕都下不来台，后来还是聪明的报幕员阿姨给我解了围，她意味深长地对观众说：“谢谢同志们的鼓励，这位小朋友是刚学会这首《小松树》，让我们共同祝愿这棵小松树快快长大吧！”再次爆发起来的掌声我已听不清楚，说真的，当时我激动得小心肝都快跳出来了。那以后，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，就似乎看到千万双热情期待的双眼，听到报幕员阿姨勉励的话语，我浑身就充溢着无比的力量。

夜，真长。我转身想睡，又触到床头那一迭信。这，更叫我动情。那是我参加《小溪流》全国征文比赛发表《吵架》一文后，天南地北的好多读者给我寄来的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。有工人农民，有老师学生，还有战士，他们的一句话犹如八月的海潮撞击着我的心，激励着我。有个署名“你的大朋友”的读者给我寄来了一本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》，扉页上这样写着：“你在大海边，我在深山中，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，我们都为振兴中华而奋斗。你有成绩我也骄傲，你沉浸在欢乐中，我也分享着，好妹妹，别停步，快去酿造更甜更甜的蜜！”这是诗吗？这是比诗更美的语言！人都说老师是园丁，不，不仅仅老师！在我亲爱祖国的大地上，哪里没有修枝剪叶、施肥浇水的园丁？！

呵，我恋着什么？什么样的情丝叫我剪不断？……

我头一回领略这夜阑人静的滋味。隔壁房间于爹和爸妈还在谈话，他们以为我睡了，谈话也大声些。爸妈正向于爹打听林医生的近况。林医生原是我们这儿很有名气的外科医生，他魁梧健壮，才华横溢，当年爸爸常带我上他家玩。听于爹说：“在港申请不到开业证书，他现在只好给米店老板当送米工。”爸爸一听，不停地叹惜：“那不是学非所用了？”于爹却无动于衷地哈哈大笑，这也不怪。听爸说，于爹在大学时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发表过好多诗，可现在呢，嗨，就甭提啦。听了这一席话，望着窗外云天，我不禁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我想，香港那块厚厚的云，再美的月亮也会被淹没的。

一阵长长的沉默。嗨，苦恼也缠住大人了，不是么，他们也都在为难地吁长气了。

噢，多么熟悉的旋律，我的心儿随着那欢快向上的旋律猛烈地跳动着。听，“小松树，快长大，阳光雨露哺育我，快快长大快长大！”那稚气的

童声，那简单的手风琴伴奏，那狂热的掌声……噢，大人们在听我当年演出的实况录音呐。声音不大，可在这静静的夜晚，却多动听啊！也许大人们也和我一样，想从那狂热的掌声中寻找答案吧。

他们听罢音乐，又饶有兴味地读诗，不，听，干爹正用浓重的闽南腔的普通话朗读我的《吵架》呢！直到鸡鸣，我在朦胧中听到干爹低声地说：“……那么就让她留下吧。明天我找个机会跟她谈谈。”真是的，还要谈吗？！我一骨碌跳下床来……

天亮了，全家人熬了一夜，终于拿定了主意。我高兴地拉着干爹到公园赏花哟，红的、白的、蓝的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抖着露珠，映着朝露，啊，这儿阳光灿烂。

（获1984年《中学生语文报》举办“三热爱”作文竞赛获一等奖）

小巷深处的绿意

山西太原十中高二 辛晓岱

我家住在一条普通的小巷里。今春以来，每当我走进巷时，第一眼望见的就是小巷深处的点点新绿。在整个小巷灰黄的色调中，这几点绿意实在是太显眼，也太宝贵了。它为小巷增添了生气，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。

这是北方城市中常见的小巷。矮小的民房，鳞次栉比，三百多米胡同里拥挤了三、四百户人家。春天，小巷里，东家修屋，西家盖房，一刮风，路边堆积的白灰、黄沙一齐飞扬开来，弄得巷内乌烟瘴气；秋天，是打煤糕的好时机，墙根底，屋檐下，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，都摆满了一块块的煤糕，一下雨，小巷里黑水四下里流淌，过往行人只得踮着脚，小心翼翼地寻找落足之处。别看小巷的外表不怎么样，但小巷的居民们有的却是幸

福和欢乐：办喜事的人家几乎天天都有，吹拉弹唱之声也不绝于耳，打羽毛球、下象棋的热闹场面更是屡见不鲜。但是，在欢喜之余，人们总还是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。不是吗，大红喜字贴在灰色的砖墙上，是那样的不协调；悠扬的乐曲在混浊的空气里传播，也似乎失去了原来的韵味；打球的人和棋手们在没有一点儿荫凉的路边汗流浹背地战斗，也觉得好像总不能尽兴似的……是啊，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环境不能只是灰黄色，它应该是树的世界，应该是绿的海洋呀！

其实，几年来小巷里也没少栽过树，可是年年栽树不见树，每次都以小树的“夭折”而告终。说来原因也很简单，你看：家庭主妇晾晒衣服时，它们是支撑者；老太太坐着聊天儿时，它们是“靠背椅”；女孩子们把长长的皮筋儿架在他们身上，任凭小树在她们“小小针线包”的歌声中摇头晃脑；男孩子们则是猴儿似地往树上窜，不到小树对他们深鞠一躬表示告饶，决不会撒手……这一切，人们看得多了，但又毫无办法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小巷中的“生命之色”被一点点儿地抹去，抹去……

去年文明礼貌月的到来，有如一股强劲的春潮冲击着小巷，小巷里又栽上了两排小柳树。但没过几天，临近巷口的小树就一株一株地失去了踪影。最后，只剩下小巷深处的二十来株了，我忧心忡忡地想着：这些小树大概也逃脱不了“夭折”的厄运吧。可谁知，奇迹出现了，一个多月过后，小巷深处的这二十来株小树像有一个护身符似地安然无恙地活下来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我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。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，我正走在路上，忽然雷雨交加，只好躲到路边的一个门洞里避雨，可巧，这个门洞正斜对着那二十来株小树。风雨中，只见它们被吹打得东倒西歪，显出一副可怜相。我心中好生难过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只能眼巴巴地望着。一会儿，雨过天晴，我正要去赶路，这时对面走出一位老人。他手里拎着把铁锹，来到树前，小心地把树一株一株地扶好，又一锹一锹地培上土。不多久，那两排小柳树又挺直了腰杆，威严地屹立在路旁了。我顿时醒悟过来。噢，原来是这位老人天天看护着小树，才使小巷深处仅有的一点儿绿意保存了下来。多么可敬的老人啊！

光阴似箭，转眼间，三月的春光又洒满了小巷。小巷深处那可爱的小柳树已经长得生机勃勃了，鹅黄的嫩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娇娆动人。没

过几天，人们又在这两排小树的延长线上续栽了新树，绿意从小巷深处一点一点地向外扩展着。大概是受了老人的感染，茶余饭后常有人给小树浇水、培土。我高兴地想着，以后再也不用愁小树活不长了。

一天下午，我又从小树前走过，发现一群红领巾正围在树下干什么。走近一看，原来他们在树上挂小木牌。雪白的牌子上写着八个鲜红的大字：“爱护树木，人人有责”，落款是“××小学护树队”。我惊喜地向他们望去，猛然间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圆圆的脸蛋，辫梢上扎一对粉红的蝴蝶结。对，就是她，几年前，还在这树下跳皮筋儿，现在却成了小护树队员了。

傍晚时分，我又看见那位护树老人在给小树浇水。不远处，那些红领巾们正忙着运送新土，他们要给小树垒蓄水坑。我抬起头，凝视着那被通红的晚霞映衬得更加青翠的叶片，心中忽然跳出一个念头：如果把这位老人比作是一片苍翠的绿叶，那这些小护树队员不正是一树新抽的嫩芽吗！

在人们的精心护理下，这两排小树已经在小巷深处牢牢地扎下了根。尽管这绿意还不很浓，但我却看到了整个小巷绿树成荫的明天。因为，小巷居民的心中早已春意盎然了。

（获1985年华北地区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）

爱，深藏在心底

——一个中学生的自述

江苏常熟梅李中学高二 徐宇红

像悠悠东去的流水，时光已流逝了十六个年头。它倾注着我那一腔深藏在心底的爱，向前缓缓流去。它流得轻松愉快，也流得舒缓、沉滞。

像日本影星山口百惠那样，我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。

我曾为此问过母亲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没有爸爸？”

母亲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，一把搂住我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芬芬，

别，别这样问我！

我怔怔地望着母亲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孩子，答应我，以后，再也别这样问我！”母亲呜咽起来。

我怕了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从此，再不问及有关父亲的情况。

几年后，我暗暗地了解到了自己的身世。

记得刚进幼儿园时，一些小朋友的家长指着我家窃窃私语，我没有听清楚她们在说些什么，却隐隐约约听见两个字“私因！”

我百思不解，便回家问母亲：“妈妈，什么叫‘私因’？”

母亲陡地一惊，脸色刷白，嘴唇不住地颤动，隔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芬芬，你还小，这事长大了才会懂，宽恕我，孩子，妈妈上了坏人的当……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懂得了私生女的耻辱、痛苦。可是，在我心目中，母亲永远是纯洁、慈爱、贤淑的圣母。

我像只小鸡娃幸福地生活在母亲温暖的羽翼下。然而，生活并非是风平浪静的小河，有时，它像一个深深的泥沼，使人陷了进去而不能自拔。

初一时，英语课上学了个单词：“snow（雪）”，不知为什么，有几个男同学竟高声地起哄：“snow，snow！（snow和日常熟话‘私因’谐音）”还不时转过头来朝我做鬼脸。

望着那一张张诡秘的笑脸，我心中好像被一只含有毒汁的虫蜇了一下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回到家里，我哭了一场，而母亲却没有哭，她紧咬着下唇，望着黑暗的天边呆了好一阵子，然后给我拭去眼泪：“芬芬，妈不该生你！”

望着母亲清瘦的脸，那失神的眼睛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那颗善良的心，深深的创口正滴着殷红的血。

第二天，奇怪的事出现了，那几位男同学竟一齐来向我赔礼道歉：“李芬同学，我们伤了你的心，请原谅。”

我呆呆地望着他们，不知所措。后来才知道，班主任郑老师知道这事后，批评了他们。

老师，是爱每一个学生的！

文学名著中描写的私生子的遭遇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，敌视社会，反抗社会，被世俗排挤歧视的爱得蒙（李尔王），继承了父亲显赫爵位却

没有得到精神幸福的彼尔（《战争与和平》），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（《复活》）……

我深知私生女的身份所给我带来的痛苦，我沉默了。在学校里，我沉默寡言。可是有谁知道，我的心中，却燃烧着一团火焰。

于是，我拼命地读书，沉醉在书的海洋里。不久，我考上了重点中学的高中。这几年来，我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，又多次在各项学科比赛中得奖。老师器重我，同学们对我也很友好。

我经常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的私生女的身分却没有使我丧失一切幸福。在一年级，第一批，我就加入了少先队，鲜艳的红领巾，使我的心热乎乎的；又是第一批，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，在团旗下宣誓时，我热血沸腾；金色的团徽第一次佩在胸前时，我热泪盈眶。

我觉得，周围的一切都是可爱的。我赖以生存的大地是自由芬芳的，我赖以呼吸的空气是清新的，我沐浴着的阳光是明媚、温暖的，我所走的路是宽阔而无止境的。

我应该像小草一样翠绿，像鲜花一样娇艳，像小河一样清澈。我要更努力地攀登。

十六个年头的时光已流逝了，它卷着我心中的爱缓缓流去……

可我在观望那逝去的岁月，怀着那一腔永远深藏在心底的炽烈、纯真的爱。

（获1985年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）

大塘，我儿时的摇篮

江苏南京十三中高二 郑 钟

你一定知道“玄武湖”吧，也许还知道北极阁？对！它就在玄武湖南面，也是一处名胜。可你是否也知道在这两处名胜之间的那块呈圆形，

方圆六十亩的大塘？一定不晓得吧？是啊，两处名胜之间不过百十来米，可就这百十来米宽的塘却一点名气也没有，不知是风景不够味呢，还是塘的名字太土气；因为，它实实在在地起着个土气的名字——西家大塘。

塘的东、北两面，由两条灰蒙蒙的城墙护着；南面，是北极阁山。这里虽处市中心鼓楼的附近，可到处依旧溢满乡村的气息。这几年市区盖的房也不算少了，可这儿搬走的没几户，人们喜欢在这片“依山傍水”的平房里住着。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倒也添了不少乐趣。

我家就住在塘边。这儿几乎家家都在塘边开一块小田，种上些蔬菜、瓜果，爱养花的还种上些花。这儿虽有了煤气灶，可人们还是喜欢烧大灶，因为山上有的是柴草。每当黄昏，红艳艳的夕阳浮在天边，漾在水中，人们下了班，在自己的那块小田里整枝，锄草，有几户屋顶上已飘着缕缕炊烟，悠悠地飘散开去，熔在夕阳里。

我爱大塘。那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哥哥常带着我，扛着网兜，在塘边捞鱼虫，给家里的两条“水泡眼”吃。我睁大了双眼，看不见塘里有一丝虫动的涟漪，可哥哥用网兜在水中来回兜了几下，网里便有一片红稀稀的小虫。把这些小虫往金鱼缸里一倒，嘿，“水泡眼”张着大口追逐着小虫，有趣极了。

一次，我瞒着哥哥，一个人去捞鱼虫。我在塘里兜呀兜呀竟兜到一条鱼。瞧，青亮亮的身子，小尾巴一摇一摆，怪可爱的。我舍不得放了它，便把它养在小瓶里，每天给它好多好多的鱼虫吃，可它连嘴也不张。我去问哥哥，哥哥告诉我，它还小，要吃妈妈的奶，我怎么也不信。一天，它死了，我难过得哭了，哥哥要拿去喂猫，我偷偷地把它放进了塘里。我望它漂浮在水面上，心里默默地祷告，愿它能够在妈妈的怀里复活。

我最爱大塘的夏天。那时节，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，瓦蓝瓦蓝的，大塘里荷花盛开，淡淡的幽香阵阵飘来。男孩子们可不欣赏那花儿，他们的眼睛早盯上了那翠绿的莲蓬。塘西边的老人不让我们下去，我们把衣裤顶在头上，下水，再把它们放在荷叶上，这样，别人是绝对拿不走的。塘一点儿也不深，肥大的荷叶像顶顶小伞，我们在水中，一点儿太阳也晒不着。我们唱呀，吃呀，游呀，开心极了。不过，上岸时非得带些莲子和荷花，去讨好那些看馋了眼的女孩子们，要不然，大人们回来。一顿揍是免不了的！

晚上，星星落进了塘里，一阵阵风吹来，星星的眼眨得更快了。人们在大塘边搭起了竹床、板床，支起了躺椅，躺在那儿扯着新闻。在一片蛙鸣声中，人们渐渐地打起了鼾，竟连个毯子也不盖，一直睡到天边泛出一线鱼肚白。

大塘，我儿时的摇篮，我在你身边度过了少年时光，你给了我无限的欢乐。

（获《中学生》杂志“可爱的家乡”征文一等奖）

草原行

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铁路二中高二 何凌

在内蒙生活了整整16年了。或许是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，我有一种作为内蒙人的由衷的自豪感，更何况我又是蒙古族姑娘呢。然而由于生长在大城市，我从没见过千里草原、大漠风沙，不曾骑马牧羊、打草挤奶，这又成为我这分自豪中的遗憾，我能算真正的内蒙人吗？但我知道，生我是这块土地，养我是这块土地，这里是我可爱的家园，于是我便久怀了解这块土地的渴望了。父亲很理解我这种心情，他曾说：“真正了解一块土地，首先要了解她的人民。”我对此似懂非懂。而今我却真的要草原去了。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草原遍地花……”带着美好的梦想，我跟随草原艺术采风团开始了我的草原之行。

这就是草原吗？我趴在越野吉普的车窗前呆望着眼前这一片绿色的海洋，犹如置身于乘风破浪的远航海轮上一般。汽车驶过的草原向两边分开，又在车身后合拢。一望无际的清新碧绿、密密层层柔嫩牧草，平展地延伸着。那星星点点的雪白的蒙古包就像大海上扬起的白帆，炊烟袅袅，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。远处那一片是飘来的白云吗？近了，还有一点桃红，隐隐约约传来悠扬的牧歌和清脆的铜铃声。汽车驶到近旁，一位身着

桃红色蒙古袍的少女手持牧鞭，赶着一群羊缓缓走在绿海上，两只在她裙边欢快跃动的小羊摇晃着头，系在脖子上的铜铃在叮当作响。背后与绿海连成一片的蓝天白云，连同少女明媚的笑靥，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夏季草原晨牧图。

绿色仿佛是大自然最明快的色调了，但那绿海上偶尔出现的黄色、红色也无形中吸引着我。那一片片五颜六色，千姿百态的野花点缀在草原上，仿佛一块色彩斑斓的大地毯。远处蜿蜒的锡尼河像一条飘带，牛粪燃起的淡淡的炊烟，马奶酒和手扒肉飘散在空中的香气，又为草原平添了一种恬畅的气息。我在心中赞叹着：美哟，7月的锡林郭勒！

7月，是举办那达慕的黄金季节，整个绿色的海洋随着草原盛会的到来沸腾了。许许多多简易蒙古包成片地建起来，锡尼河犹如举行帆船大赛前的港口。赛马场架起了标志栏，远望就像大海上一串串捕鱼的浮标。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，簇拥着雄伟的观礼彩台。草原上最盛大的节日就要到来了！老额吉在蒙古包前平摆了一排漆得油亮的炕桌，桌上摆满了奶酪、奶皮、黄油、美酒、整羊等待客的佳品，哪一个蒙古包有远道的客人到来，就是那里的光彩。牧场里最漂亮的姑娘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，佩戴着五颜六色的首饰，手捧洁白的哈达和一只盛满美酒的金碗，唱着酒歌跪在客人面前，行着民族的大礼。主客互相敬着酒，吊在炭火盆上的铜壶正煮着浓浓的奶茶。老艺术家们试着用蒙语和主人交谈，这里分不清主客，分不清民族，气氛显得分外融洽。

如果说蒙古包里是持重的老年人的乐园，那蒙古包外则是活跃的年轻人天地。剽悍豪爽的小伙子和美丽热情的姑娘们正跳着古老的安代舞，小伙子腰间的蒙古刀和姑娘腰间的彩绸和谐地交织在一起，刚中见柔，柔中透刚，这不正象征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吗？

那边响起了深沉激昂的号角声，蒙古包里的人涌出来，跳舞的人停住了步子，大家都向那边奔去。原来，摔跤场上的角逐结束了，获胜的选手正迈着矫健的步子向观赛彩台走去。阳光下，他黑紫的皮肤、强壮的身躯透着一股逼人的锐气和力量，黑色的皮坎肩上镶着银光闪闪的亮扣，腰间束着七彩的丝带和绸穗，脚蹬黑亮的犏牛皮靴，这是草原上的金鹰啊！众人欢呼着，簇拥着手捧金杯的摔跤手，向场外一位颌首微笑的汉族老人走